

聚焦传统村落保护



保平村明清民居建筑群。 海南日报记者 程范淦 摄

风雨甫过,进村小路两侧流水淙淙,稻花香气从远处飘来。6月7日下午,伴着斜阳,海南日报记者来到国家历史文化名村三亚保平村。村子外围建起许多二层小洋楼,沿小巷往里走,仿佛是从现代到古代的穿越,两旁房子越来越矮,色彩也愈发朴素。

“保平村已有一千一百多年的历史,全村居住区面积约0.8平方公里,其中古民居保护区面积为0.25平方公里。”三亚市崖州区历史文化名镇管委会顾问张远来是地地道道的保平村人,他介绍说,保平村的传统民居最早建于明代,大部分建于清代,少量建于民国时期;仿古风貌建筑多为20世纪80年代前兴建,带有明显清代建筑特色和崖州地方特色。

大体保持明清院落风貌

为何能使如此大规模的传统民居建筑保存到今天?张远来给出了自己的回答:“一是古时候村民比较富裕,几乎每户都建有一个独立的院子,所以古建筑多;二是过去村巷狭窄、道路难行,建筑材料难以运进村中,所以往往选择在村子外围建新房,老房子得以保存下来;三是到今天一个院子往往是好几户共有,要拆旧涉及利益关系复杂,不如直接去外面盖新的。”

走在村中,记者发现,村中小巷虽然依旧狭窄,但已经铺上了水泥路,安装起了路灯。在村子的核心位置,可以看到有好几个院落是翻修过后的,虽然用上了水泥、新砖,但整体风貌与村中古建筑保持得较为一致,也同样有着传统的檐角、木雕、彩画等民居修饰,基本上做到了修旧如旧。

在今年5月的2018年中国传统村落保护(海南)高峰论坛上,中国民协顾问、吉林省民协主席曹保明提出了保护传统村落在认识和管理上的许多误区,其中之一就是“民居修缮难按照留存的历史信息执行,让村落失去历史记忆,使得民居保护意识在追求现代风尚中表现迟钝,大量现代建筑入驻传统村落。”

“尽管从列入国家历史文化名村名录以来,市里和区里采取了许多措施对村子进行保护,村子的古建筑风貌大体上得到了保护,但随着人多地少、住房难以满足需求等矛盾的增加,还是有6栋1949年前的老建筑被拆掉建新房,村民新建的房子又很难保持传统风貌。”张远来表达了自己对传统村落保护的担忧。

人与传统院落融为一体

尽管保平村目前的传统村落保护仍面临着一些困难,但令人欣慰的是,保平村并没有因为历史文化名村的荣誉而盲目引入商业、旅游开发。中国民协名誉主席冯骥才认为,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不能过度依赖和消费这样的文化遗产,不能让古村落背负太多经济责任,否则势必会对原生文化造成破坏,甚至产生很多伪文化、伪民俗。

“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在保平村中,与村民坐在屋檐下、老树前喝茶谈古,看着儿童散学从村巷中走过,总能想起陶渊明诗句中描绘的乡村画面。没有商业利益的纠缠,每日洗衣做饭、下地务农,保平村人延续着千百年来的生活习惯。人与传统村落融为一体,传统村落也因此有炊烟,人也因此有了家园。

“小时候,村民们在田间地头劳作时,总会忍不住唱起崖州民歌,那是我们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我们成立了崖州民歌传习所,让大家劳作之余学唱民歌,崖州民歌文化在这里得到传承和发扬。”张远来认为,要真正保护传统村落,不仅仅是对老建筑的保护,也要守住当地居民的文化遗产和生活方式。

“要更好地保障传统村落原住民的生活,更多地唤醒他们的文化自觉。”冯骥才认为,村民是传统村落的缔造者,是农耕文化的守护者,只有让他们生活得更尊严,对自身的文化更有自信,这样的传统村落才是有魅力的和可持续发展的。

乐东丹村： 在500年老建筑中留住乡愁

文|海南日报记者 梁君穷

旭日初升,露水晶莹剔透,6月2日上午,海南日报记者来到乐东黎族自治县佛罗镇的新丹村,村前是郁郁葱葱的稻田,阡陌交错,大道成荫,一幅怡然乐居的乡土画卷。

丹村至今已有五百多年的历史,因历史悠久、风景美丽、文化氛围浓郁,曾获“中国传统村落”“中国美丽乡村”“海南最美乡村”等荣誉称号。今天的丹村有新丹村与老丹村之分。

走在老丹村中,村口还有些未搬迁的村民居住。越往里走,环境更为清幽,一座座红砖灰瓦的老宅在酸梅树的掩映下愈发显得古朴,而大多数的院子中已长满荒草,人去屋空,只剩鸟雀搭巢,与规划整齐、“洋楼”林立的新丹村完全不同。

“为避免村民占田建房,1996年丹村开始了‘移村还田’工作,引导村民逐步搬至新的丹村区域内,最近一次大规模搬迁是在2010年前后。”退休教师、《丹村志》主编王建光介绍,许多村民搬来新丹村后,老丹村的古建筑得以保存下来,形成大片的古民居建筑群,但老村子里面许多的院子没有了人烟,也面临逐渐破败、荒芜的危险。

“我在这里生活了70多年,虽然孩子在新丹村建了房子,但我舍不得离开这里。”仍居住在老丹村村头的村民王荣光介绍,二十多年来村民们分批次搬到了两三公里外的新丹村,现在老丹村剩下的人不多了。

正是因为老丹村原来的大多数数人选择了到两三公里外的新丹村另起新房,而没有选择在原址上拆旧建新,才使得许多上百年的,甚至两百多年的传统民居得以保存到今天。院落式的,单体式的,还有挪瓦厝和茅房,多为木质骨架式结构,做工美观讲究、实用。挪瓦厝是用黄泥砌成的,瓦片可以挪动,瓦脊裸露,不加修葺,十分简朴。而茅房则是用茅草盖顶的房子,冬暖夏凉和经济实用的特点在那个贫乏的年代十分常见。

“传统村落的优秀文化内涵究竟如何体现?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以“天人合一”的理念,依托山水脉络,让人融入自然文化。”冯骥才认为,传统村落一旦形成了整体性保护,乡愁便成了传统中的另一重要因素,因为乡愁是力量,是孝道,是伦理,是人性,是村落传统建筑的重要人文背景。

尽管搬去了新村,但丹村人为了留住乡愁记忆做了许多记录。村中的“甜水古井”被村民修葺保护起来,并刻了文字在墙上向后人讲述这口古井的历史,寓意饮水思源,不忘根本。村中的许多老院子已无人居住,但在门口都会立一石碑,写上“老王落”“老谢落”这类的名字。王建

光介绍,王、谢是当地的两个大姓,“落”是指居住的地方,立这块碑是希望后人不要忘记这是先祖曾经居住过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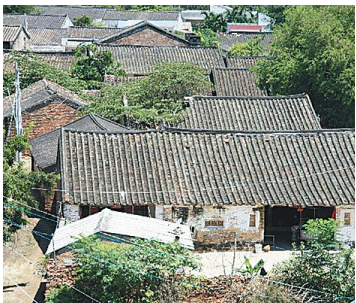
为保护传统村落人文景观和村落格局,完善基础设施和旅游服务设施,改善村民生活条件,2007年,相关部门对老丹村的村委会大门、围墙、道路及老水井进行改造,在村中增加了坐凳,并铺设了砖石路和小广场,修缮及加固了部分祖宅。

一年多过去,走在老丹村中,不时还会看见坍塌的房屋院落,荒草已高过墙头。王建光意味深长的地说道:“老房子在这闲置着也不是个办法,村民不在这住了也不会回来修葺,每年台风过后都会倒下一些危房。”

在丹村人看来,留住了老房子还不够,更重要的是将优秀的道德、民俗文化遗产下来。

“你虽是帝皇女儿,嫁到民家是民妻。母嘱的话要谨记,和和睦睦恩爱伴侣!”在新丹村文化广场,经典琼剧《打金枝》引来众多村民齐聚一堂。如今的丹村,下棋听琼剧等极富文化韵味的活动,成为村民丰富业余生活的又一选择。

“深挖人文内涵是丹村建设美丽乡村的法宝,现在村里还定期举办读书会,村民们齐聚一堂品诗论文。”作家郭义忠介绍,2010年以来,该村努力挖掘历史文化资源,探索实践文化振兴村庄的发展思路,不仅先后开设文化长廊,建设文化广场,绘上二十四孝故事与本村革命传统的美丽画作,还定期举办道德讲堂,培育时代新风。



乐东老丹村。(资料图片)



乐东新丹村。
海南日报记者 武威 摄

明清院落，见人见物见生活

三亚保平村：

文海南日报记者 梁君穷